

論第三世界的巨額外債問題

劉天均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一、前言

筆者選擇此一研究題目之動機，係鑒於第三世界的債務問題已日趨嚴重，且已成爲威脅人類和平與生存的潛在危機；目前全球五十餘億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係聚居亞、非、拉等第三世界，但他們所擁有的財富（除天然資源外）僅及全球財富的百分之二十；尤有進者，其中百分之十的人口現正生活於饑饉的邊緣，^①這些國家又爲巨額的外債所困，使其貧上加貧，此不僅將使人類社會的經濟惡化，而且也可能使國際和平受到威脅。若此一問題不能獲致妥貼的解決，則第三世界要求建立「新國際經濟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NICO）的呼聲不會稍戢，南北關係亦將日趨對立，因此，那些迄今獨享工業之利的已開發國家恐將蒙受反彈的不利。^②

自八〇年代中期，「東西對抗」的格局已因超強疲於軍備競賽，以及世界權力結構漸次分化而趨向緩和，從而導致意識形態的淡化；然而「南北關係」却因西方工業國與開發中國家所存在之經濟矛盾（含資源、財政、貿易及金融政策等四個層面）而日趨緊張；由此類經濟性矛盾所衍生之國際債務問題，正像一塊腫瘤般在侵蝕著第三世界的幼嫩經濟，以及危害到三十億以上人民的福祉。此正如西方某些財經專家所指出者：已開發國家在不斷增加其財富，致使富國愈富，窮國則愈窮，並對世界經濟造成危

註① Carl Haub, "Population: The High-Growth Scenario",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30-31, 1988, p. 6; — "A Billion More Each

Decade: The Population Crisis Live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29, 1988, p. 6.

註②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ch 1, 1988, p. 4.

害，如部份世界地區喪失其購買力，整個世界經濟將陷於混亂、停頓、崩潰的情況，而無畛域及國界之分。^③

二、第三世界之巨額外債

外債數據：根據「世界銀行」一九八七年底所發表之「第三世界外債年度報告」指出：一九八七年開發中國家所積欠之外債總額為一兆一千九百億美元，而一九八八年之預估數額將高達一兆二千四百五十億美元。^④該項報告顯示，第三世界外債的增加趨勢，猶如滾雪球一般，愈滾愈大，即一九八七～八八年一年之間，其增加額為五五〇億美元。

若再從一九八〇至八六年間每年之外債總額及其年成長數據，略加回顧，即可了解整個第三世界各債務國現正遭受著「債務夢魘」的肆虐。據「世界銀行」所發布之「一九八七年世界發展報告書」就世界九十個主要債務國之歷年借貸資料加以統計，顯示自一九八〇～八六年間之每年外債累積額為一九八〇年共計四、二八六億美元，八一年為四、九〇八億，八二年五、五一一億，八三至八六年分別為六、三一五，六、七三二，七、二七七及七、五三四億美元；^⑤而一九八五、八六及八七年之整個第三世界債務總額各為九、一五八，九、六七三和一、九〇〇億美元。自一九八〇～八六年每年增加額度約在五〇〇～六〇〇億美元之間，此一增長數目與一九八七～八八年之年均增長數目五五〇億美元相吻合。據此，大致可以推定，第三世界外債之年均增加額自八〇年以後皆在五〇〇億美元左右；同樣可以推斷，縱令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願意每年提供五〇〇億美元之無息援助或免除同額之債務，則第三世界之債務狀況及經濟發展情勢將仍停留在目前的基準點上；^⑥換言之，如果其他經濟的與非經濟的條件仍然維持不變，則第三世界的經濟成長、人口增殖、外貿盈餘、債務支出等四項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百分數及相關百分數將仍維持如下：經濟年成長率為二%、人口增殖率為二%，^⑦每年的外債支付額約佔外貿盈餘總值的三〇%左右。^⑧這樣，

註③ 民國七十七年元月十九日及四月十二日，自立晚報。

註④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21, 1988, p. 9; 民國七十七年元月十九日，自立晚報。

註⑤ *U.N. Chronicle* Vol. XXV, No. 1 (March 1988), p. 44.

註⑥ 根據二十四個開發中國家的財長指出：世界各大債務國之內總產值(GDP)已降至一九七八年的水平；「世界銀行」負責官員則稱：非洲十五個負債較沉重的國家之個人所得已低於一九六五年水平的三分之一。參 *The Japan Times*, November 3, 1987, p. 8.

註⑦ 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統計，一九八八年上半年全世界的人口已達五十一億，其中三十九億屬於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各地之人口增殖率為一·七%到二·三%不等，大致經濟發展愈落後者，其人口年增殖率愈高；全球每年人口增加數字為九、〇〇〇萬，其中八〇%以上生於第三世界。參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30-31, 1988, p. 6; Aug. 3, 1988, p. 4, respectively.

註⑧ Bradley Graham, "No Quick End in Sight for Latin Debt Malaise",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2, 1988.

在人口增殖率與經濟年成長率相等的情形下，再將每年盈餘額的三分之一左右用於支付外債本息，其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困窘及人民生活所承受的壓力，當可想而知了。

外債的區域分佈：今就第三世界外債的區域分佈概況言之，拉美地區所積欠的外債為數最多，一九八七年的債額為四、一〇〇億美元以上，其中以巴西（一、二一〇億）、墨西哥（一、〇三〇億）和阿根廷（六二〇億）三國為最大的債戶，^⑩佔該地區外債總額的三分之二強。其次是亞洲地區，一九八六年的總債額為二、五六一億美元，約為第三世界總債額的四分之一，其較大的債務國（伊拉克及伊朗除外）^⑪為南韓、印尼及菲律賓等，而其中以菲律賓的處境較為嚴重，一九八八年的外債總額已累積為二八〇億美元，故曾亮過債務的黃燈。雖然自艾奎諾夫人主政以來，已將該國國民生產毛額指標提高至一九八七年的五·七%，然外債的壓力迄今仍很沉重。^⑫

再次是非洲地區，其一九八七年的外債總數為二、〇〇〇億美元左右，約佔第三世界債務總額的五分之一；雖然為數較其他地區少，但在該地區的經濟比重上，所佔的份量却極為沉重，約當於該地區年總產值的百分之五十四，已達其外貿總值的兩倍，是當前國際重大債務危機之一。其中尤以撒哈拉以南地區的情況最為嚴重，如莫三比克、尚比亞、中非共和國、塞內加爾、迦納及獅子山等十多個國家，其經濟的窘迫再加上高築的債臺，已使貧困潦倒的人民處於「山窮水盡」的絕境。^⑬

三、紓解債務的方案

自墨西哥於一九八二年八月爆發債務危機以來，各債務國、債權國、世界金融機構及西方財經專家學者們，曾個別及聯合地提出他們的紓緩或解決的方案。雖然歷年來由各方所提出之「仙丹妙方」相當多，但經過一番試驗之後，迄今尚無法將這個惡性經濟腫瘤予以根治。這些藥石妙方大致可以歸納如下：

註⑩ 另據國際先鋒論壇報稱：阿根廷一九八七年政府公佈之外債總額為五六三億美元，現正向國際金融機構融資三〇至四〇億元，以備彌補今明二年之財政赤字。
。見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 3, 30, p. 1, 9, respectively.

註⑪ 自一九八〇年秋暴發兩伊之戰以來，伊拉克由兩百億美元存底轉變為亞洲之最大債戶，其一九八七年所積欠的外債總額為六五〇億美元。見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 4, 1988, p. 13.

註⑫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 23, 1988, p. 9.

註⑬ James D. Fear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olicy Reform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26, No. 1. (March 1988), pp. 113-137.

(一)由「國際貨幣基金會」及「世界銀行」所提出之「緊縮政策」，或稱之為「嚴酷措施」：根據此項政策，債務國應在國際金融機構監督之下，實施一種衰退性財經調整計畫，即收縮政府支出、減少公共投資、取消貼補政策、降低進口、凍結工資，以及縮小投資範圍等。但另一方面，却又要求債務國設法擴大其外貿出口，將勒緊腰帶和省吃儉用所積攢下來的資財，點滴鏹鏹的送進債權國和債權銀行的荷包裏。所以，這項嚴苛的「緊縮政策」實際上乃是一項變相的逼債手段而已。在此政策下，結果債務國政府及人民被逼得叫苦連天而怨聲載道，於是，首先向這項逼債政策發難的是十一個拉美債務國。¹⁴他們為了發揮債務國集體交涉的力量及表達其共同的想法，乃在一九八四年春於哥倫比亞的歷史古城卡塔赫那召開了一次「卡塔赫那共識會議」(Cartagena Consensus)，決議共同反擊「緊縮措施」，主張債權國及國際金融機構不得以何種違背經濟發展的手段，強迫債務國履行債務，亦不得要求債務國以超過其年出口總收益的20%作為債務清償金。¹⁵

此一「嚴苛措施」不僅遭到債務國普遍的抵制，甚至招致某些經濟處境艱困的國家如秘魯和巴西等，乾脆宣佈延付或暫停支付債息。於是，這項只顧債權國利益而完全忽略債務國生計之「緊縮政策」便為較溫和的「貝克計畫」所代替。

(二)「貝克計畫」：該計畫係美國前財政部長貝克(James A. Baker, 3d)在一九八五年「漢城會議」上對解決國際債務危機所提供之折衷方案。該方案主張以「成長促還債」為原則，協助債務國發展其經濟，以增強其還債的經濟力。亦即既不忽視債務國的經濟發展，又不犧牲債權國的求償權益，以此兩全其美的方式來紓解第三世界的債務壓力。

「貝克計畫」主張在政策層面提高債務國的生產力，穩定國內金融政策，壓縮通貨膨脹，擴大出口及爭取外來投資，以利發展出口導向之經濟。同時要求西方各大商業銀行在一九八八年以前向十五個負債較重的國家(以拉美地區為主)提供二〇〇億美元之發展貸款，再由國際金融組織調撥九〇億美元以供紓解債務之困。惟規定貸款之先決條件須債務國儘快調整其現行經濟政策，逐步走向市場自由化，以利經濟發展，而為償還外債創造較佳之物質條件。¹⁶

註¹⁴ 在「嚴苛措施」下，第三世界的某些主要債務國如拉美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及委內瑞拉等四大債戶，自一九八一至八六年逐年減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進口額。如以自美國的進口值言之，自八一年的四二二億減至八六年的三一二億美元，其減少率為二七%，見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 28, 1987, p. 1.

註¹⁵ 參加「卡塔赫那共識會議」的十一個拉美國家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玻利維亞、厄瓜多爾、烏拉圭、多明尼加、智利和秘魯等。
註¹⁶ 在一九八四年以前，巴西會以其出口總收益的三六·五%，墨西哥以三六%，阿根廷以四一%支付外債。見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Aug. 9, 1985, p. 6; *The Washington Post*, Aug. 12, 1985.

註¹⁷ J. de Larosiere, "Progress on the International Debt Strategy", *Finance & Development*, March 1987, pp. 10-11;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報七版。

由此可見，「貝克計畫」的各項主張雖較上述之「嚴苛措施」對債務國有利，但該計畫之中心目標仍以輔助債務國提高其清償能力為主，而非以協助受援國發展其經濟力為要務，故被債務國譏之為「新瓶裝舊酒」，了無創意可言。因此，它對解決第三世界之巨額外債，當然未能產生積極的助益。^①更何況美國本身對該計畫的支持亦未能克盡全力，它既要求「世界銀行」加強對債務國的援助性貸款，而自己却不願增資（詳後）；它既主張由各大商業銀行擴大融資數量，而自己又對私人銀行的貸款業務進行檢查，並要求他們對貸款的條件嚴加審查，且不願增加各銀行準備金以便沖銷部份呆賬。尤為世人所不解者，美國既要求第三世界各債務國進行市場自由化，而本身却在國內大唱保護主義，並於今（一九八八）年八月初實施極富保護主義色彩的「貿易綜合法」。

(三)「債務資本化」方案：所謂「債務資本化」係將債務轉換為股權（Debt-equity swap）的一種交換手段，藉此交換手段以減輕債務國的債務壓力及降低債權國的債務風險。近年來，某些債權國及債務國為紓緩日趨嚴重的國際債務問題，雙方財經專家乃設計出這套解決此一問題的變通辦法，將部份債務轉換為債權銀行、跨國公司或私人資本家之投資股權或持股資產。其轉換的過程與方式是：債權銀行透過「二級市場」（Secondary market 此係一種交換過程亦係交換手段），以一定之折扣（如三〇%或三五%或更高）向第三者拋售或廉讓債務國之部份催收或到期債務，使願意承購此類債務之跨國公司或私人企業家，可持券在債務國中央銀行按官定匯率以貼現方式（通常為一〇%）兌換當地國之貨幣，以之作爲就地投資或購買股權之資金。^②

上項「債務資本化」措施，目前已在亞、非、拉三洲的某些債務國如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玻利維亞、委內瑞拉及奈及利亞等十餘國實行之。自一九八三至八七年底，以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爲例，在其到期之二、一一八億債款中，已有七十三億九千餘萬，通過此一手段，轉變爲投資股權。^③由於該項措施對債務國產生如下之利益：其一，可以藉債務資本化，擴大國內之投資額；其二，可讓債務國減少有限外匯之支出及債務之累積，以緩和外債的壓力；其三，既可直接促進國內之經濟發展，又可間接減少資金外流之衝擊；其四，可藉此類投資以改善國內之資源分配及有目的地改變資本結構，並可藉以引進現代化之生產技術及管理經驗；故頗受債務國之歡迎。

然「債務資本化」措施亦有對債務國不利的一面，即此類投資額如超過某一定度時，債務國勢必因之增加其貨幣供給額或發行量，使國內通膨益加惡化；其次，以此方式所「引進」之投資，實際上並非外來之資金，故就資金之淨流入量言之，分毫沒有

註① 傅夢孜「第三世界債務問題的基本形勢」，現代國際關係（北平），一九八八年二期，頁二五一—二九。

註② Michael Blackwell and Simon Nocera, "The Impact of Debt to Equity Conversion", *Finance & Development*, June 1988, pp. 15-17.

註③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nd IMF Staff Estimates", *Finance & Development*, June 1988, p. 16.

增加；最後，因在債務資本化過程中，投資者享有優渥之利潤，爾後可能誘導不肖投資人之投機套匯行為，或藉「債務資本化」為手段，從事非法牟利之勾當，如資金外逃等。^①所以，目前尚難期望透過此一措施以解決大部份債務國之大部份債務，尤其對那些低度開發國家為然，因為這項紓解債務的方式不僅在適用上有其極限，更何況這項措施對債務國而言，尚有前述之不良作用，除非在本年初所成立的「多邊投資保證公司」(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MIGA)能充分發揮其所預期的「保證」職責與功能。^②

(四)「墨西哥模式」：這項模式的運作過程與方式是經由「買賣公債以抵債務」的迂迴手續，重新安排債期以達延期清償債務之目的。即由債務國以優惠的價格向債權國購買其一定面額及一定期限之「零息票」(Zero-Coupon 即無定期付息)之政府公債，用作支付債務之證券。如墨西哥政府可用二十億美元向美國聯邦儲備局購買一〇〇億為期二十年之政府公債(美國聯邦政府為彌補巨額財政赤字所發行之「零息票」債券)，在二十年後，墨國即可以此面值一〇〇億之公債向美國抵償其一〇〇億美元之債務。^③

同時，墨西哥還可以用百億之美國政府公債券，置於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作為保證金，在其國內發行等值等期之債券上市，乃以此所換得之資金再按國際債務二級市場價位購置墨國所積欠之外債。如此，經過幾番輾轉買賣之後，不僅可以使債務國減輕其債務負擔，而且可將債期向後推延，使債務國獲得一段喘息的機會。不過此一措施畢竟只能應用於具有特別交情的美墨之間，而尚難在其他債權國與債務國間推行之。其次，實行「墨西哥模式」的先決條件是：債務國必須擁有相當數額的外匯存底，以及債權國政府具有充分的意願、需求與財力來推動此一措施。因此，當前只有美墨之間出現此類交易的特例，且成交的數額相當有限，僅為百億美元而已。^④

此外，尚有另一種紓緩外債壓力的「墨西哥模式」，即「公債換貸款」(Bonds-for-Loans Swaps)方式，該方式係由墨西哥計畫發行為期二十年之定額政府公債，以美國政府所發行之證券為擔保，透過紐約摩根保證信託公司(Morgan Guaranty

註① Ramon Moreno, "Debt Swaps and LDC Debt Problem", *Economic Impact*, No. 62, 1988/1, pp. 37-42.

註② 針對解決國際債務問題而推行「債務資本化」措施所產生之負面作用，故債權國及債務國雙方於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二日建立「多邊投資保證公司」，對投資者提供四項「非商業性風險」之擔保：被投資國當地政府對貨幣交換或移轉所加限制而造成之損失；因投資地政府對投資者資金及利潤進行立法及行政上的干涉所形成之損失；投資者因涉訟而終止契約時無法透過公正司法程序獲得解決而招致之損失；以及因內戰或動亂所造成之損失等。見"The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Launched" *Finance & Development*, June, 1988, p. 14.

註③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2-3, 1988, p. 73 August 1, 1988, p. 9.

註④ 畢言「解決拉美債務問題的新方向」，拉丁美洲研究(北平)，一九八八年第二期，頁二六一—二七。

Trust) 之仲介，向國際金融市場折價（折價率為三二%至二八%，即一美元之墨國公債可換取〇·六八至〇·七二美元）標售。②這種方式是一種壓力較輕、為期較長的間接紓債兼具籌資的舉借手段；換言之，墨國可以透過以「公債換貸款」的策略，籌措所需之外資，而毋庸在二十年內承擔還本付息之累，只須到期兌進債券即可。不過，此種借貸方式尚屬國際金融界之創舉，目前表示願意參與標購者僅是少數中小型銀行，而其所願承購的債券金額最多僅及計畫的一半。同時，發行國須透過擔保公司提供有力之保證，這對第三世界之其他債務國而言，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故難為別國所採行。

(五)「菜單方式」(Menu approach or Menu of Options)：該方式係由參加今年多倫多「七國高峰會議」的領袖所提出。在此次高峰會後所發表之「經濟宣言」中，對如何紓解第三世界之巨額外債，曾經公佈如下之決議：(1)由工業先進國增加官方之貸款額，以協助第三世界維持其經濟發展；(2)對某些最為貧困的國家所已借貸之官方貸款，予以重新安排，如降低利率、延長償還期限，或對到期之本息一併予以免除；(3)由「國際貨幣基金會」及「世界銀行」等在一九八八、九〇年間，向非洲國家提供一八〇億美元之「官方開發援助」(ODA)特別貸款，其中一五〇億美元將來供撒哈拉以南諸最貧窮國之用；(4)至於對國際債務採取何種紓解方式，以及以那些國家為紓解對象，均可由債權國依其法律程序、預算狀況，基於人道精神，按「菜單方式」，隨意定之；(5)其他有關技術性問題（如循何種標準以衡量某國為赤貧國家），則責成「巴黎俱樂部」（由十八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成員國家所組成）於今年年底前研擬提出之③。

當世人對多倫多會議所提出之紓債方案略加檢視，即知西方工業國雖已深切體認到第三世界所承受之外債壓力，已達超載的程度；彼等目前所面臨的經濟困境，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但他們對解決整個第三世界債務危機並未提出適切的通盤可行方案，而僅是對非洲之「最貧困國家」（約為十七至二十二國，其國民之平均收入在四〇〇〇美元以下）提供了一項臨時「紓解措施」而已。甚至對紓解的確切手段、對象國、紓解程度與範圍，亦均未達成共識。

例如日本，根據「菜單方式」的原則，計畫在今後五年內，向第三世界提供五〇〇億美元之援助性貸款，並準備對拉美某些屬「中等收入」的國家，提供類似之援助；同時主張在三年之內，對最窮的國家予以免除十億美元之債務。④西德則宣示：該國已決定將免除撒哈拉以南六個國家（莫三比克、薩伊、馬達加斯加、塞內加爾、迦納和尚比亞等）所積欠的十三億美元債款，並計畫沖消另五個非洲國家（幾內亞、蘇丹、多哥、獅子山及中非共和國）行將到期的五、一〇〇萬美元債務。⑤加拿大亦宣稱：

註②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eb. 29, 1988, p. 13

註③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2, 1988, p. A11.

註④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20-26, 1988, p. 28;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21, 1988, pp. 1-2.

註⑤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七版。

自一九八七年九月以來，該國業已免除非洲十四個國家所欠之五億二千三百萬美元之債款。^②法國則主張應將撒哈拉以南諸國所欠之總債額的三分之一，予以免除，並承諾欲增加一〇%的經濟援助額。而美國則稱：該國礙於法令規定及國會對預算的控制，行政部門既不能憑空免除債款，也不能任意增加援外款項，只能循合法途徑去尋求一項紓債之道，以及從美國利益之立場去物色某些紓解的對象，如拉美的墨西哥、玻利維亞和非洲的中非共和國及亞洲的菲律賓等國。^③

以上這種「大宴小酌任君選」的「照單點菜」之紓債方式，正是爲了適合美國的口味而提出的「方便之道」——「用君之心行君之意」。

無論如何，從多倫多高峰會言之，在紓解第三世界某些貧困國家之沉重債務壓力方面，西方富有國家確實對它們伸出了援手，而且受惠的窮國可能會在二十多個國家，被免除的債額約在一、〇〇億美元左右；但就整個第三世界所積欠的一兆二千四百五十億美元總債額而言，尚不及十二分之一，故對真正解決第三世界巨額外債論之，仍是「杯水車薪」而已，恐於大局無甚助益。

(六)其他紓緩手段：除了上述各項官方所推動的紓債方案外，尚有一些頗富創意但功效極爲有限的私人方式；如由西方某些私人環保機構「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國際保護協會」(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及「自然生態基金」(Fundacion Natura)等，他們以極大的折扣(四〇%至七五%)向國際金融組織購買某些第三世界債務國的逾期債務，以之在債務國換取當地貨幣，用供保護自然生態或稀有動植物之基金。例如「國際保護協會」曾以十萬美元買進玻利維亞六十五萬美元之到期債務，用於保護玻國一五〇公頃熱帶林之野生動物及從事相關研究工作。^④自一九八四年起，此類以「債務保自然」(Debt-for nature)的計畫正在巴西、墨西哥、阿根廷、菲律賓及東部非洲諸國推行之，迄今已有十二億美元的債務獲得解決，雖然爲數甚微，但爲債務當事國雙方所願接受，且可因之造福人類的大自然，何樂而不爲。

四、債結難解之因

自一九八二年墨西哥首先發生債務困難以來，第三世界的債務危機便頻頻出現，而且外債的累積有增無減，每年增加額在五〇〇億美元以上，年增率亦在百分之十五左右。第三世界外債數字之所以如雪球般的增加，主因爲債務國本身的貧困，不得不仰仗借貸以維持其生計與發展其經濟，甚至單純爲了「以債養債」。質言之，某些經濟狀況極度艱困的國家，如非洲撒哈拉以南的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同註②。

註④ South, July 1988, p. 14.

莫三比克、坦尚尼亞、尚比亞、津巴布韋、奈及利亞、剛果及加彭……等二十餘國（被稱之為「第四世界」），確已面臨著這樣一個嚴重的局面：民有菜色，野有餓殍；芸芸衆生，嗷嗷待哺；不舉債則難以渡日，無外援則無以為生的困境。

造成第三世界「債臺高築」的原因，除了債務國的一個「窮」字之外，尚須進一步就債務國當前所處的世界環境加以檢視，始足說明第三世界債結易結而難解的原委。須知當今國際債務愈積愈多，以及債務危機頻頻出現，其中泰半的因素係由現存之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所造成，今試略加析陳如下：

（一）資金與技術問題：第三世界之所以被稱之為「第三世界」（經濟的），就是因為它們的經濟較落後或尚在發展之中。然在促進一國經濟發展的幾項重要因素之中，資金與技術二者最具關鍵性（此處不談其他經濟的或非經濟性的因素），而今這兩項要素均被控制在少數西方工業國家的手中。僅就資金一項言之，第三世界（或稱之為發展中國家）各國所需之資金，其中百分之六十係來自二十四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所提供之「官方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

根據一九八三年第六屆「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JUNCTAD），在「七十七國集團」（Group 77）的要求下，所通過之決議，規定已開發國家每年須向開發中國家所提供之援額，應不低於其國民總生產毛額的〇·七%；但多年來，只有少數的幾個西歐國家如法國、丹麥、荷蘭、挪威和瑞典等達到或超過此一標準。^①復據「世界銀行」一九八六年的統計，「經合組織」的二十四個會員國向第三世界所提供之開發貸款，僅達其全體會員國總國民生產毛額的〇·三%，亦即尚未達到上述規定標準之半。而且最爲世人所不解者，是高居世界第一、二流經濟強權的日本和美國，彼等每年對開發中國家所提供之援助，僅分別佔其國民總生產毛額的〇·二七%和〇·二%，雖然該二國的對外援額在比例上仍較他國爲多。^②

其次，再就西方工業國對外投資一項言之，日本是當前世界級的經濟大國，其外貿盈餘數字最大，海外投資金額佔世界第一，而且也是全球第一大債權國，但其對外投資額有絕大部份（約佔總額的八三%）係投入已開發的國家，而非急需資金的發展中國家。其原因當然純是爲了累積更多的財富和冒較小的風險。如以一九八六年日本海外投資情形爲例言之，該年的對外投資額爲一、三一五億美元，其中只有一六二億美元流向第三世界。此一數據正足說明日人從事海外投資時所一貫服膺的投資哲學：「投資要殿後，撤資拿第一」（Last in, first out/LIFO）的傳統「穩健」作法與「保全」心理。^③

註①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報七版。

註② 法國總統密特朗於一九八七年七月初在「第七屆聯合國開發暨貿易大會」（UNCTAD VII）上，向來自一六六個會員國的三千多名代表稱，許多國家：如美國和日本，其援額尚不及〇·三%，見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十一日，自立晚報。

註③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20-26, 1988, p. 28.

外撥不足與投資者裹足不前，不僅直接地造成第三世界的資本短絀而影響其經濟發展，也間接地削弱了他們償還外債的能力。

(二)不等價貿易：所謂「不等價貿易」亦即是一種不公平的國際貿易與條件。即由工業國所輸出之高級工業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或其援外資本財之折合價格過高，而由發展中國家所出口之輕工業產品、初級產品或原料等的相對價格則偏低，³⁴因而在工業國與非工業國之間形成一種不平等的貿易地位和不公平的貿易條件，從而大大地削減發展中國家的外貿收益。如以一九八二至八四年間為例，發展中國家在「不等價交易」條件下所承受的外貿損失高達三十八億美元。³⁵

今以非洲地區為例，據「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的統計顯示，在不利的國際貿易條件下，非洲的原料及初級產品的實際出口價格已降至三十年來的低谷，而高級工業產品的進口價格在一九八六年上漲了二%；其一九八五年的外貿總收益為六五〇億美元，次年的總收入額則下降了二九%，為近四十年間最為慘痛的一年，而一九八七年又繼續下降了五·七%。³⁶若以非洲出口大宗之咖啡與可可兩個專項言之，其外銷價格及出口額均連年下降，以象牙海岸(Côte d'Ivoire)一國為例，僅一九八六至八七年因出口額及價格下跌而損失了二十億美元。

發展中國家的外貿收益既然逐年向下滑落，就必然會嚴重地影響其國內的資金累積與還債能力。當然，如再就經濟、社會層面之相關因素加以分析，其為發展中國家所帶來的負面連鎖反應，尚不止以上數端而已。

(三)資金外流：爲了應付經濟發展及償付外債本息之需，第三世界國家因本身缺乏資本而須向國外告貸，然而就在國家資源極度困乏之際，反而會發生資金外流及外逃的現象。造成資金向國外倒流的原因，除了每年須向債權國支付巨額的債款外（如一九八六年整個第三世界支付之本息爲一、四六五億美元），便是低度發展國家之資本家或其他不肖分子的投機行爲，彼等因見國內經濟景氣低迷、投資環境欠佳、風險過高、報酬率太低或國外利益誘因較大……等，而不願將資金注入國內市場，故設法將其轉入西方工業國之商業銀行或投入股票市場，或作直接的投資。

註³⁴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一九八七年九月份的調查報告所指：該組織的累計貸款淨額於一九八五的四四二億減至一九八六年的四一〇億美元；另據「拉美經濟體系」(SELA)在同時所發表之報告稱：自一九八一年以來，外國在拉美的投資額已急劇的減少，至一九八六年已減少五〇%以上，而且外資的流向對象多集中於巴西、阿根廷及墨西哥等較大而經濟力較強的大國。見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七版。

註³⁵ 自一九八〇至八六年，第三世界輸出商品的國際市價，平均滑落了二六%，見The Japan Times, November 3, 1987, p. 8.

註³⁶ 一九八七年三月四日，香港文匯報「二版」：該報「經濟文萃」欄，刊載李旭光與夏申合撰之「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一文，從經實理論角度上說明第三世界貿易條件長期惡化之因及其相應對策。

註³⁷ 傅夢孜前稿文，頁二六。

如一九八六年整個開發中國家流向西方工業國的資金淨額——資金在收支相抵後之餘額——爲二六〇億美元；同時，非洲地區之資金外流額爲二〇〇億美元，次年年底，增加至三〇〇億美元，而整個第三世界在此期間流向工業國家的資金總額已累積至二、七八〇億美元。^③第三世界國家之有限資金的不斷外流，必然導致其國內資金之相對短絀，這樣，既影響國內的經濟發展，又不利於減輕其外債的負擔，可謂「屋漏偏逢連陰雨」，其民困財盡而又「債臺高築」之「窮愁重如山」的壓力感，自是想像中事。

此外，他如保護主義、非關稅障礙、滙率不穩、國際貿易失衡及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不安等，亦皆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第三世界的債務問題，毋須一一加以論述。

五、結 論

自一九八二年以降，第三世界的債務曾出現多次危機，而爲債務國及債權國雙方帶來相當程度的震撼與衝擊。近六年來，在巨額外債的蹂躪下，多數債務國的經濟發展停滯不前、通貨膨脹惡化、^④國民實際所得下降、物價普遍上揚、^⑤人民生活水準日趨低落。雖然世界財經專家們曾爲此提出多種紓解方案，但迄今均未能有效的解決此一棘手問題，而且仍然潛伏著相當程度的危機。究其主因，乃在於只注重紓解債務的手段，而未能多重視解決債務的基本原則；換言之，只注意到如何採取一些技術性的治療方法，而未能更深一層的兼顧到發展性的治本工程。要兼顧到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即需先進工業國付出更大之財力、人力、智力、毅力和道德勇氣，從榮枯與共及相互依存的經濟觀點上，共同協助債務國的政府及人民以「自助人助」的精神去解決此一問題，^⑥並逐次消除那些迫使他們必須伸手借債的環境因素，如保護主義、不等價交易、資金外逃和人口高度成長等，以免人類繼續生活在一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之「南北兩化」的矛盾世界之中。當然，要達成此一長程目標，第三世界各債務國本身亦須自立自強，不僅須及時調整其經濟政策、改善投資環境、善用天然資源及改變產業結構，尤須提昇人力素質、推行人口計畫和提高教育水平等，從發展國家生產力的出發點上去處理債務問題和減少舉債的因素。

註③ 一九七六至八五年，拉丁美洲十五個較大債務國的資金外流額高達一、〇五六億七千二百多萬美元，參傳文頁二九及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報七版。

註④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在一九八一—八七年間之年均成長率爲二·六%，不及七〇年代之五·五%的一半（非洲撒哈拉以南諸國的成長率在零成長及一%之間）；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和秘魯的年通膨率在二、〇〇〇%以上，其中秘魯在一九八八年元月至九月的通膨率已達七五四%，僅九月份之單月膨脹率爲一七·九%。請參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三日，人民日報七版；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 27, Oct. 3, 1988, p. 8, p. 11, respectively.

註⑤ 拉美地區的物價在一九八七年平均上揚一八五%，而其國民之年均所得僅增加一%。見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2, 1988.

註⑥ 在今（一九八八）年九月下旬於西柏林所召開之「國際貨幣基金會」與「世界銀行」聯合年會上，西方工業國已同意採取下述三步驟：減息、免債及延長債期，以達到減免最貧困國家所負債務的三分之一。參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 29, 1988, p. 13.